赵朴初与上海玉佛寺的交往(下)

◆ 李迅

虽然,部队和机关进驻寺院事出有因,但是赵朴初看到这种情况,还是觉得与党的宗教政策不符,便向上海军管会的领导作了反映。他还想了个妙招,请陈毅老总来玉佛寺吃素餐,并顺便看看寺院。陈老总这次来访,效果很好,着力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明确要求“寺里老和尚小和尚们都要安下心来,和尚要像个和尚的样子,把寺庙管好”。陈老总还注意到玉佛寺住了很多不相干的单位。隔了两天,他派谭震林再次来玉佛寺详细了解情况。据说,谭震林来的那天,恰好普陀区税务所在搬家,不小心办公桌打翻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撒了一地。谭震林看后眉头紧皱着走了。回去汇报后,陈老总以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下令让所有单位都搬出玉佛寺,把房子交还给寺庙重新修缮,有人回忆陈老总说过:“部队、机关如没地方住,就到跑马厅搭帐篷。”

▲ 真禅法师陪同赵朴初夫妇在玉佛寺视察
◀ 赵朴初为玉佛寺题字

关心寺院发展

“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宗教事业遭到严重冲击,佛教濒临毁灭,赵朴初与玉佛寺也难以幸免。此时的玉佛寺仅剩下方丈苇舫、监院真禅等五个出家人,1969年12月底苇舫方丈含冤逝世了。赵朴初也直到“文革”后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才脱离困境以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复出工作。在他的邀请下,1975年,以山田惠谛为团长的天台宗日中友好访华团访华。在安排行程时,赵朴初特意把上海玉佛寺也列入,在沪期间,日本友人受到了真禅法师的热情接待。

1978年,玉佛寺真禅法师参加以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日期间,受到了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道端良秀等的热情迎接,并参访了日本10多个城市,瞻仰了30多座古刹,结交了许多朋友。次年,玉佛寺恢复佛事活动。此后,真禅法师作为赵朴初的得力助手,协助赵朴初举办鉴真像回国巡展等重大佛教活动,在玉佛寺接待了众多海内外的朋友,两人结下深厚的情谊。在赵朴初的支持下,1979年,夏历四月初八佛诞节,玉佛寺举行浴佛仪式,这是“十年动乱”以后的第一次佛教活动。6月,上海市佛教协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真禅被推举为会长。玉佛寺两序也推举真禅为玉佛寺住持,并举行了升座典礼。

1983年,为了解决佛教急需的活动场所问题,在赵朴初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开放了142座第一批汉族地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玉佛寺为其中之一,使古寺得以尽快恢复,并开展佛事活动。

1991年和1998年,我国两次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灾区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严重。在赵朴初会长推动下,中国佛教界紧急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救济灾民。1991年,仅真禅法师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就捐款1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捐赠70余万元,受到赵朴初的高度称赞,并两次写信给真禅法师,赞美他:“座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

赵朴初每次到上海,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到玉佛寺看看。1992年,赵朴初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专门视察了玉佛寺,参观了寺藏文物,对玉佛寺建设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同年,在赵朴初的举荐下,真禅法师兼任开封大相国寺方丈,着力大相国寺的重光。11月6日,赵朴初亲自出席了大相国寺举行的佛像开光、迎奉藏经、方丈升座典礼。真禅法师没有辜负赵朴初的期望,在他主持相国寺工作的三年中,狠抓了学风和道风建设,对寺院进行了重修,使该寺焕然一新。1993年,真禅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勉励他不仅要把上海和玉佛寺的佛教事业搞好,还要把全国的佛教事业搞好。

1995年,真禅法师因劳累过度,圆寂于玉佛寺。赵朴初非常悲痛,致电吊唁,并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他在《题真禅大和尚寂照》诗中写道:

高擎法炬耀春申,兼主名蓝重汴城。
方冀阎浮弘一乘,不期刹那入双林。
长忧未劫才难得,欲振宗风孰与论?
还望毋违慈氏愿,龙华重遇再来人。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在北京示寂,玉佛寺僧众特设灵堂,并举行了追思法会。2010年5月21日,民进上海市委与市佛教协会联合举办纪念赵朴初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会。玉佛寺方丈觉醒在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赵朴初会长对玉佛寺,以及对年轻教职人员成长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并深情回忆了1998至2000年连续三年赴京看望赵朴老的情景,朴老即使是在重病中,仍勉励觉醒法师不断学习,带领广大僧众,抓好玉佛寺的各项建设,办成模范丛林。

墨宝与精神永流传

赵朴初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书法界久负盛名。书坛评价其书法以行楷书最擅长,脱胎于李北海、苏东坡,字体结构严谨,笔力劲健而又有种雍容宽博的气度,隐隐透出一种佛家气象。今天,当我们走进玉佛寺,流连于玉佛楼、藏经楼、上海佛学院、玉佛寺素斋等处,都可以见到赵朴老的题字和题联。

为玉佛楼题联:

玉汝于成,谛观如来相好庄严,护诸无尽功德藏;

佛子应念,勤修普贤广大行愿,恒不忘失菩提心。

为玉佛殿题联:

玉质坚固若金刚,清华比水月,大众应知,清净本然,周遍世界;

佛像光明如白日,威德被恒沙,十方共赞,庄严无上,利乐群生。

为玉佛寺方丈室题联:

勤学五明,弘范三界;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2010年9月2日,赵朴老逝世十周年。玉佛寺觉群慈爱功德会举行慈善拍卖,一幅赵朴老题字的《心经》印章图,最终以30万元成交。善款全部用于了西藏孤残儿童来上海看世博的费用以及资助西藏地区儿童福利机构,这也是对朴老一生热心慈善事业,服务人民、普度众生的最好纪念。

摘自《世纪》2013年5期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11.妈妈去应聘了

蔡爱礼医生是港大的校医,台湾人,爸爸的同乡。他的大女儿敬文和我是同学,还有两个弟弟。我们两家常来往。

有位法国老太太,应该称她“马当姆马蒂”,我们舌头笨,称她“马大马的”。她家也在港大附近,爸爸的朋友路过香港时往往住在她家。爸爸去看朋友时有几回也带我们一起去,她家没小孩儿,但有好些奇奇怪怪好玩儿的东西。她也爱开“游乐会”和“跳舞会”,都是我们最爱参加的。徐悲鸿先生在香港开画展,就住我们家里,他想买些古画,妈妈就开车送爸爸和他去了“马大马的”家。“马大马的”拿出许多画来给徐先生挑选,当他看到那幅后来被称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时,两只手都哆嗦起来。妈妈说,搞艺术的人情绪就是容易激动。

有位Aunty谭,信天主教,独身,她与母亲及独身的哥哥同住。她家的餐厅像个船舱,还总是吃西餐。她对我们很好,我也喜欢她。

有位胡校长,是一所女中的校长,她弟弟就是我们家对面的医院的院长胡惠德。胡校长在新界青山有座别墅。我们在那里度过暑假,平时假日也去过。

《大公报》的名记者杨刚女士是我家常客。她总穿蓝布旗袍,不烫发,不化妆,在当时的香港是很少见的。我们称她杨先生,到客厅去见过就退出来,因为爸爸总要和她谈许久话。妈妈说她是共产党,我想共产党就是不一样,挺好的。我将来也不要摩登,要像共产党那样。

《新儿童》的主编黄庆云,我们称她黄姐姐。《新儿童》是半月刊,封面特别好看。爸爸应她的要求,编了《桃金娘》和《萤灯》两篇童话刊在《新儿童》上。可惜,爸爸去世太早,否则还能多给孩子们写些。黄姐姐来,我们欢呼雀跃,她喜欢孩子们,还在我的作文本上找了一篇,题为“小蜜蜂的自述”,大约有五十来字,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大作”。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报就住在我家,他不吃肉,和我爸爸一样,所以他就在我家搭伙。晚上,爸爸、妈妈若是出门去了,梁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和婆婆、袁妈、刘妈聊天,讲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也挤在刘妈身边好奇地听着。我小时候就感觉到,梁先生和我爸爸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

爸爸下葬后,各界又开过几次追悼会,都是妈妈带了哥哥去的。追悼会开过,丧事就算办完了。治丧的朋友们可还在发愁,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经济来源可怎么得了!俗话说“救急不救贫”,靠任何外人都不是长久之计。妈妈叫周俟松,是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数学系毕业的,表示可以胜任教学工作。但那时暑假将结束,开学在即,各校师资已定。朋友们多方联系,最后定在铜锣湾的培正小学。虽说有点儿“大材小用”,但饥不择食,妈妈也就应聘了。总算“开”了“源”,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爸爸的收入相比,直如天上地下,必须还得“节流”。按说“节流”是我家的内部事,但朋友们还是热心关怀、积极建议:一是搬家换小房子,二是减辞用人,三是转学换校。

转学换校只是我的事,哥哥已入英皇书院,是公立的,学费有限,而教会的英制圣司提反学费要高出许多。说是让我转去真光女中附小,我二话没说,就去考了。这“真光”我熟悉,姐姐念过,马小姐姐正在读着。从罗便臣道尾走到罗便臣道中,路我也认得。到了真光学校,老师已在等我,拿了题给我做。虽说只考我一个人,类乎走走形式,但我也把题都做了。中午,又一个人往回走,心想以后我就得天天走这条路,虽然比圣司提反远不少,但我也不怕。半路上,有座红砖的小楼房,哥哥说那里面有鬼,这我也没怕。我现在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儿了,不能娇气,于是很有自信地回到家中。

我七姨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女,在青岛圣功女中教书,听到我爸爸的噩耗,和一位尹修女一起来香港看我们。袁妈、刘妈流着眼泪跟妈妈说,她们可以跟七姨回北京去,不给妈妈增加负担。妈妈不忍,融融洽洽相处十来年了,再说,小孩子没有了爸爸,再没了自幼相依的保姆,感情上更受伤害。妈妈提出了个办法,征求她俩的意见,立时使她俩破涕为笑,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帮助妈妈共渡难关。

魂之歌

竹林

42.艾蛟被围

艾蛟的心里有点伤感。自从离开人民军游击队,走上“梁山”道路之后,他是大碗喝过酒,也大口吞过牢饭,历尽坎坷终于在这异国的黑道上占据了一块小地盘,钱也没少赚。可问题是,突然间,他的“事业”又一落千丈了。原因不为别的,只为那件当初他一心想占有的宝贝,在还给刘强后,突然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那是六年前的春天,艾蛟得到线人密报,说刘强已把那件宝贝送给了泰阳牧师。顿时他一阵急火攻心:怎么会这样?刘强啊刘强,你这猪脑子是怎么长的?好好一件宝贝,干吗要去送给外国人?他决心设法将它弄回来!岂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陈团长突然把他找去,密谋了一次成功的骗局,竟轻而易举地得手了!当然,陈团长也撂下一句话:“这宝贝你要好生保存。若弄丢了,你会大难临头的!”但也约定,将来如果他要取回,会回报他一块同样大小的玻璃种翡翠。可宝贝得手后,麻烦就开始追随他了。

先是那牧师托他的教友来动员他入教。他当然不屑一顾:“你这个牛鼻子老道,以为咱中国人都像刘强那傻小子?让我老老实实地向你忏悔,将宝贝乖乖地交到你手上?没门!”但接下来的几年内,那些政府的缉毒警察,任你再怎么花钱打点,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查扣了他的毒品和货物。他还遭到了肃毒组织的点名通缉。他们派出警察和军队公然地抄了他在密支那和摩拱的两个住所,搜走了他的不少金银财宝。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只要他肯帮忙将那“宝贝”弄来,美国人愿出百万美元的赏金,并且还能代为办理赴美国的签证。

百万美元!这么多钱他艾蛟当然想要。可他心里清楚,宝贝到手以后,凭他们在这里的势力,让你乖乖地再把钱吐出来还不轻而易举!而更加要命的是,真把那宝贝交了出去,又如何去面对陈团长?那帮国民党丘八也不是好惹的……为稳妥起见,艾蛟把那宝贝藏在了离摩拱不远的一个秘密山坳里。山坳里有一排铁皮房掩映在一片树丛中——这是他的老巢。山坳只有一个出口,易守难攻。这天,艾蛟正和他的干儿子艾罕商议宝贝的事,忽然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手下人匆匆来报:“不好了,有大批军队围上来了。”艾蛟命令手下赶去山口支援,然后对艾罕说:“你赶快从后山抄小路突围,去翠寮找陈团长带人来救援!”

艾罕是当地傣家人,阿妈染上了麻风病烂掉了一条腿,被赶进了深山老林里。他怕阿妈饿死,偷偷给她送饭。头人说,这样会将琵琶鬼引进寨里,将他也赶了出去,但阿妈却不见了。他在森林里找啊找,饥渴难忍,昏倒在了路旁;正好艾蛟路过,救醒了他,将他带了回去。从此,艾罕称艾蛟为“爷”,对他极为忠心。临走,艾罕贴身绑了炸药,眼里涌出泪水:“如果被截住,我就与他们同归于尽!”“蠢货!还没到死的时候!”艾蛟踹了他一脚,“被截住你就说是本地人。一定要设法让陈团长带兵来救我!”

艾罕乘着夜色,顺利地混了出去。他急急赶到翠寮的小道口,说是要见陈团长。守卫的士兵将他带到陈团长屋里,艾罕竟一拉衣襟,露出围在腰间的一圈炸药来!陈团长吃了一惊:“你要干什么?”

艾罕瓮声瓮气地说:“你那块倒霉的石头,放在我爷那里六年,害得我们倒了六年霉!现在又被大批军队围攻。我们只有二三十人十几条破枪,眼看要全完了!你到底是去救还是不去?”

陈团长面对这个愣头青,只好苦笑:“去呀——谁说不去了?”

玉哨见他是傣家人,便走上去说:“快把身上的东西解下来,都是自己人,不要这样!”艾罕却突然伸出右手挟持了她,左手摸在引信上:“好,那就快去,等把我爷安全救到这里,我就放了她;否则,就与她同归于尽!”

这时麻风病人们也闻讯赶来了。忽然间,只听得撕心裂肺的一声喊叫:“儿子啊——”只见那长脚婶婶一头撞进屋里,扑向艾罕。艾罕愣了片刻,竟叫了起来:“依咪,是你?!”

长脚婶婶哭着说:“我的儿呀,快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依咪的病好了,依咪的腿也装了假肢,依咪在这里活得多好!这一切全靠玉哨姑娘,全靠这里的一帮好人……你怎能这样啊?!”艾罕傻了,两条胳膊垂了下来……陈团长笑了:“艾罕,快给我带路救艾蛟去!”